

三年後日本對世界戰爭

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三年後日本對世界戰爭 全一冊

定價實售大洋三角

不許
翻印

著者 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

譯者 中國 天心

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印行

上海白克路大通里六號

電話三一七一二號

序

日本以暴力佔吾東北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後，忽然而擾天津，忽然而攻上海，忽然而窺熱河，忽然而製造滿洲傀儡國，忽然而承認滿洲傀儡國，今又進而奪吾山海關矣。非將全中國土地，入日本之版圖，全中國人民，爲日本之奴隸，不足以慰日本軍閥之慾望。將國聯盟約，一拳而劈碎之，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一腳而踢翻之，不但視吾中國如無物，卽對世界各國，亦玩弄之於股掌之上。上天下地，惟我獨尊，只見黃金不見人，欲將夢幻成事實，其今之日本之謂乎？自九一八以來，環顧世界輿論，固多擲揄之，惋惜之，喚醒之，痛斥之者矣。彼日本人，非無耳目，焉有不知，乃彼猶設詞自解曰，歐美人士，對於遠東問題，以主觀太深，昧於滿洲真象，故爲此非難日本之言。其自欺欺人，至於此極。今試就日本人之

意見觀之。日本爲兩重政府，其大權全操諸軍閥之手，所謂政府，所謂外部，皆軍閥之奴隸附屬品也。挾軍閥無上之淫威，以鞭笞全國。內閣總理犬養毅，稍違軍閥意旨，卽公然刺殺之，迄今未敢以法律懲辦兇首，况彼木屐得得之小民耶？日本報紙，俱作軍閥之播音機。然除其嫡派外，雖不敢昌言反抗，而以極委婉之詞，勸告軍閥，以極簡峭之筆，冷諷軍閥者，實不知凡幾矣。彼在野名流，教授學者，與夫農工商各界，私人談及，鮮有不對軍閥而嘆息，或加以唾罵者。彼前外相幣原，當滿洲事變初起，卽大聲疾呼曰『日本吞滿洲，無異吞一顆炸彈。』其言痛快切實，惜未暢所欲言耳。近見天心君所譯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所著『三年後日本對世界戰爭』一書，以彼日本人之立場，雖不免有許多對日本迴護之處，對軍閥脫卸之處，然其對於日本之內情，及各國對於日本之趨勢，且豫定爲三年後日本對世界戰爭，其眼光頗有獨到之地，其引歐戰破裂前之德國以爲殷

鑒並稱戰爭以後，勝敗兩方，均受傷同倒，而歸結於尊重國際聯盟，擴大國際聯盟，關於國際紛爭，應設國際司法院以仲裁之，藹然之言，就日本軍人中論之，可謂陰霾中之明星，盜窟中之長者矣。本會同人，以爲吾中國人之論日本，與歐美人之論日本，總不若日本人之自論日本，爰付諸印刷，以公諸吾國人，願吾國人閱之，得知日本之內情如何，各國對日本之趨勢如何。兩國戰爭之勝負，從有形的言之，在『財力』，從無形的言之，在『民氣』。論財力，則日本外強中乾，財政已瀕於破產，除幾個大公司外，政府與國民，皆異常貧窘，雖極力撙刮，而日用日增，增加無已之軍費，實無能力可以負擔。論民氣，則吾中國爲被害者，日本爲害人者。在日本，除軍閥與浪人外，其國民乃多數不願身受戰禍者，此次出師滿洲，與調兵上海，試比諸甲辰日俄之戰時，其民氣誠有天淵之別，如女子之組織索夫團，卽其一端也。日本雖如何驕橫殘暴，吾國人不可稍存半點畏

懼之心，惟有舉國一致，與之奮鬥，一面以『武力抵抗』，一面以『經濟抵抗』。就武力而論，吾中國不及日本，固無庸諱言，然吾爲守者，彼爲攻者，吾惟竭吾之力以捍衛國家，凡可以禦敵之計，卽實行之，戰而勝卽前進收復失地，戰至不能戰時，卽爲有秩序之退，再築戰壘，掘戰壕，憑險以守，復與之戰，戰至不能戰時，亦如之。彼雖佔吾一地，須經過若干生命金錢之損失，始能得之，得之亦一片焦土，復須彼出金錢，以維持之，吾老百姓皆可起而作義勇軍也。此地如是，別地亦如是，相持愈久，彼日本政府之財力愈困矣。經濟抵抗，尤勝於武力，然必雙方進行。若不能從武力抵抗，則抵制日貨之效，將等於零。若從武力上認真抵抗之，則吾國人抵制日貨之心，將不約而同，相持愈久，彼日本國民之財力愈困矣。彼政府與國民財力交困，內之，則共產黨爲禍，外之，則各國中必有乘彼筋疲力盡起而攻伐之者。恐不待三年後，彼日本國家之位置，既落在第三

四等國以下矣，彼何能長據吾中國之土地乎？吾能實行抵抗之，其最後勝利，終必屬於吾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暴日侵略榆關後之第三日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同人識

三年後日本對世界戰爭
序

譯者序

中國四十年來，遭難者屢矣，要皆自日本發其端。甲午一役，日人割我臺灣，俄，德，法，羣起效尤，遼東，膠，廣，威海，九龍，相繼租讓，並畫定勢力範圍。於斯時也，國勢岌岌，瓜分之局，幾乎成爲事實。賴有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藉作列強當頭棒喝，方能敷衍一時。然美國自欲發展其通商利益，初非專爲我謀，蓋美國以存我爲利者也。民國成立，項城謀篡，日人伺隙，逼簽密約，浸浸有併吞中國之勢。此際首揭其隱，戢日人之狡謀者，又爲美國。幸遇參加歐戰機會，得將德奧租占各地收回，此誠天與我以佳運，前之勢力範圍，大有自然消滅之傾向。乃至十六年而日人強佔濟南，濟南歸我未幾，更有去年九一八及今年一二八之變。蓋日本固深畏我之一旦盛強，非利用我之不相統一，卽不能遂其

侵略之野心，其利害正與美相反也。

雖然，日本軍閥之侵略野心，即十九世紀盛行之武力萬能主義也。其時英以海軍雄世界，德以陸軍霸歐洲，是爲武力主義之代表，不意歐戰告終，此主義竟隨之長逝。和平會議而後，繼以國際聯盟，於是易武力主義爲法律主義。向之訴諸武力者，今當訴諸法律，如有不先向國際法庭，請求公斷，而徑自訴諸武力者，不但爲文明國家所不齒，亦應受違棄盟約之制裁。何物日本軍閥，乃敢背逆世界大勢，亂開倒車，以逐德國後塵，是甘將四十年來拚命掙得之文明國地位，棄之如遺也，抑何其不自愛惜也。

夫今日之戰爭，非僅兵與兵戰，將與將戰，實係舉此一國國民與彼一國國民混戰，甚且因通商關係，舉全世界各國，無不牽入戰爭漩渦。此各強國所以於國聯盟約外，重申之以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俾與軍縮會議，相輔而行，蓋皆鑒於戰爭結果，敗者固蒙慘禍，勝者亦未能獨享福利也。謂

予不信，試觀歐戰戰勝國，至今不能償還戰債，與戰敗者之不能償還賠款，命運正同，則戰爭之勝敗俱損，業已成爲公例。曾是叢爾島國，獨能駕英法而上之，打破公例，享受攘竊土地之不法利益乎？止見其自取滅亡耳。

能抉摘此中癥結者，厥惟本書著者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氏。查石丸雖猶是日本人，然獨能深責日本軍閥跋扈，謂其憑藉大權爲城社，指叱政府如奴隸，附會自衛權之發動，而條件既不相合，範圍又復軼出。自恃武力萬能，而不悟其將蹈德人覆轍，侈言退出國聯，而不知其適爲意人所笑。國聯之經濟封鎖，必能實行，英美聯兵以攻日，敗亡立至。舉凡日人之蔑視國際法律，破壞世界和平，無不大聲疾呼，直言無隱，誠異乎自護其短之淺夫，而確有一顧之價值者。至其命名「三年後（原作昭和十年後）日本對世界戰爭」之意，則因美國自華盛頓會議以來，深信日本能守信義，

凡美國應造之大小軍艦，太平洋各島應設之防備，一切延未開工，今見日人突然寒盟，幾有猝難措手之勢，故非儘三年內豫備成功，不能致力於討貳服叛，此三年後之說之所由來也。若夫印度埃及之反英，中南美諸國之反美，歐洲各國，因英海軍重心移向遠東，即時發動戰機，以各爭其所大欲，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成，而造成此大戰原因者，則爲日本之強佔東三省，雖所億未必皆中，然立論率根據已過事實，絕非嚮壁虛構可比，是亦極盡縱橫捭闔之奇觀已。又本書歸結於戰爭勝敗皆損，而以常設國際司法法院及特設仲裁裁判院，爲解決國際紛爭機關，并勸日本捨棄武力，承認仲裁裁判制度，凡事須遵守國際法律，其識見之高卓，胸懷之坦白，誠超出日本普通軍人萬萬，此皆本會迄譯是書之微尚也。

願我國人於瀏覽是書之餘，知公道自在人心，無間讎敵，而益憬然於求人求己之分際。知長期抵抗，經濟絕交，實爲自救救國之不二法門，而

國聯裁決，不過二十世紀一種正義之表示。蓋國聯既缺乏制裁實力，又值世界經濟瀕於破產之秋，遇有棘手事件，暫且容忍過去，留待時機，亦是無辦法之辦法。然我固嚴守規約，自反而縮者，允當始終抱定百折不撓之意志，勇往直前，斷不可因他人稍有逡巡，遽形自餒。此又願與我共患難之同胞，交相勗勉者爾。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易庵識於海上國難救濟會

又北虜南蠻，互相詬詈，各爲其國，人情之常，本書中凡犯有此習者，概置不譯。至若國聯處置遼滬兩事經過情形，早經散見各報，且又爲時未久，實無複述之必要，故亦從略。此節緒言未詳，姑附識於此

三年後日本對世界戰爭

譯者序

原序

本書之作，非欲描摹著者之空想，亦非欲引起讀者之好奇心，純係根據事實之實際論，與投機文字不同，直擬對於日本國民及世界全人類，作一警告。

滿洲事變突發以來，日本對國際聯盟及美國之關係，日益緊張，日美戰爭之形勢，日益切迫。著者由素未謀面之人士，函問將來豫想，希望當衆演講者，不知凡幾。著者爲此等愛國人士真摯之心所動，極願應其要求，然當事件進行中，而欲揭破將來，實爲難中之難事。又況此次事變，波瀾將衝到何處，不易豫測，輕率立言，反招危險，甚或害及國家與國民，以故欲言而止者屢矣。今上海事變，似已告一段落，將入於熟慮與反省之時代，至少亦可稱爲許人豫想前途之時代。本書本此意味，爲著者對於愛

國人士之最後意見，亦爲對於國民將來不勝殷憂之著者，訴之國民之率直時局觀。

依著者之所見，若照現狀盲進不已，則將以日美英中之戰爭爲中心，而惹起空前之世界大戰，其危險即在目前。今日之風平浪靜，乃萬木無聲待雨來之勢，斷然不許樂觀。然則將盡全力以作戰乎？抑盡全力以防止之乎？謂全世界人類，今正彷徨於十字路口，亦非過言。

若戰則世界將如何？日本將如何？其結果當不出本書所料。約言之，卽戰爭應以萬不得已爲限，苟非萬不得已，不可不力避之。

反之而盡全力以豫防此次之大戰，則不但中日兩國，亟須自己反省，卽國聯，美國以及其他各國，亦不可不爲一度之反省。就中著者對我國民，所欲痛切言之者，卽我日本當引歐戰前歐戰中，英德外交情形，爲前車之鑒也。夫英國之外交，一切臨機應變，無不非常巧妙，而德國則事事極

其拙劣。當俾斯麥時代，外交與軍事，互相表裏，成績甚佳，俾公退隱後則不然，因軍閥左右外交，彼此不相調和也。倚劍而起之德國，旋即倚劍而倒，固是自然之理，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也。我之毫無忌憚，直加批評於我軍事最高政策者，意味亦卽在此。

有見本書議論而喜者，有見本書議論而憂者，亦有見本書議論而大生憤慨者，然而一切毀譽褒貶，當一任之悠悠之口，吾無懼焉。著者之所深念，在對此導全世界於混亂與滅亡之大戰，至少十數年間，陷日本於第三四等以下國之大戰，務必設法豫防，不使發生。有能從大處高處，爲極冷靜之考察者乎？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猛醒！猛醒！生死存亡之世界大戰，橫在目前，政治家，外交家，軍人，皆應一新其思想。苟不能同心協力，向嶄新的第一步踏出，則全世界將惕息於空前之慘禍，毫無挽回希望矣，噫！